泰軒易傳

周易上經傳卷第二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 乾下 坤上

泰否雖有數而保泰之功實由聖人泰卦六爻初言拔茅彙征二言中道用人四五君相同心以下賢三與上致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之戒而大象復以財成輔相之功望人君後天地以成其能乾坤而後閱十卦而後繼之以泰泰一變而爲否所謂十年成之而不足一朝毀之而有餘則保泰亨之治者可不在治念亂居安思危乎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大者小之主常欲小者之化而天下皆君子小者大之賊常欲大者之去而天下皆小人故小者不往則大者不來君子小人無竝立之理故也先言往後言來者以在内爲主也吉者福也亨者嘉之會也小往大來則天下之福而亨嘉之會自是始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天地之交也天地交泰則萬物無不通君心下逮臣心上通是上下之交也上下交則志慮無不同彖特言天地者三才之道交通則萬物不言可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陽爲健爲君子陰爲順爲小人內陽外陰是天地之泰也內健外順此一身之泰也內君子外小人此天下之泰也葢以體言之則曰小大以氣言之則曰陰陽以卦言之則曰內外以數言之則曰消長以德言之則曰君子小人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其爲泰泰亨可知矣聖人深致意於往來消長

之際者蓋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下君子不能無小人亦猶陽之不能無陰也但能分別其類使君子在內據用事之權小人在外處無用之地君子常有以制小人而小人不得以害君子君子小人兩得其所斯所以泰通而治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六十四卦陰陽得其正而交者惟泰一卦則天地交泰而盡財成輔相之道者聖人之能事也后之爲言後也聖人後天地而明

先天地之理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故於泰於復皆言后財與裁通古文多通用天地之道或太過則裁剸其有餘天地之宜或不及則輔相其不足所以裁制輔相者葢欲以左右斯民而歸之中也左之於其左則不偏於陽右之於其右則不偏於陰陰陽無所偏勝則斯民得以全其受中以生者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拔之於山林而薦之於宗廟然獲用者少而不用者常多故此爻以拔茅象君子之得時而類進鄭少梅曰穉於山林者茅之

分也薦於宗廟者茅之幸也君子有潔白之德能爲可用而不能使人必其用亦有幸不幸存焉耳初九一陽居卦之始有君子始進之象然天下之泰非獨力所能濟必引其類而進與之同心協力以成泰亨之功志在外者謂三陽俱志於外以建立事功而不復如考槃之在澗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萑葦有茅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當泰亨之時君臣上下皆以中爲用有皇極之君

必有皇極之臣以大中之道收拾天下人材而用之苟不協極不罹咎亦皇則受之然後天下之材無一不在乎幷包兼容之內故荒穢不治者吾不責其荒而取其肆暴虎馮河者吾不畏其銳而喜其敢遠者不以踈而棄近者不以黨而私其用人也一本乎大公之道而得尚乎中行之主倘猶言配合也以比成致泰之功其光大也宜矣聖人於九二之爻發明皇極用中之意葢三陽引類而進此君子道長之時若夫小人之有材者其可沮抑而不用乎是雖小人之有材者亦以公心而用之

斯有以壞其植散其羣益堅其爲君子之心則泰

亨之治庶可長保矣此作易者之深意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聖人保泰之心常先事而爲之慮不待已至而後

圖之謹堅氷於履霜之初懼有凶於剛長之日蓋

不欲苟一日之安而常爲萬世之慮也泰之九三

治之盛時也常人處此以爲安聖人覩此以爲畏

故當三陽之方外已慮三陰之將復葢天下無有

平而不陂往而不復之理非艱貞其守則無以保

泰亨之功艱如周公之無逸也貞如成王之守成也如是則可以無咎而勿恤矣其孚乎此則于以享泰亨之治而有福天地際者九三居天地交際之交故聖人於此致無往不復之戒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者疾飛而下之貌六四處大臣之位謙恭以下士不富者不自恃其道德之富也六五之君體帝乙歸妹之禮以下賢故能用六四之臣鄰以禮天下之賢士君心同心不待告戒而後孚失實如

有若無實若虛之義君臣皆虛心以下賢而忘其中之所有故曰皆失實不戒以孚者出於中心之所願初又何待於戒而後孚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如帝乙歸妹以王姬而下嫁於諸侯由尊以降卑自上而下下之義也帝乙商紂之父也京房易傳載湯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棄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自成湯咸至于帝乙莫不體歸妹之

禮以下賢故能保商祀六百載亨泰亨之祉以獲元吉之故不幸帝乙一傳而紂不能守商家執謙下賢之禮棄賢殺諫比干剖心箕子囚奴故泰亨之治一變而爲否作易聖人於六五之爻明帝乙歸妹之義中以行願者與六二正應以皇極之道用人而行其致泰之願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必否循環之理也聖人推原其致否之由坤土在上猶累土而爲城今頽於以下城復于之象

也坤爲衆坤體將毀衆散民流勿用師之象也城復于隍則無金城湯池之可守無法度紀綱之可憑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勿用師開元承平可謂泰矣恃此不戒一旦胡雛之禍猝起而天子六軍不能受甲豈非勿用師之象乎城成而不修必圮而爲隍泰極而過中必反而爲否雖用師何益自邑告命則禮樂征伐不在天子而在大夫貞吝不知變吝之道也命亂則權移於下聖人推原泰變而爲否之端皆自夫命亂者始

䷋ 坤下乾上

泰否雖有交不交之異而乾坤之體則純全而不變葢天地有不動者存故不爲否泰所移人無不動者存故爲否泰所易聖賢能得天地之不動者斯可以一窮通而玩否泰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所以反而爲否者由用非其人以致之盖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卦不曰否而曰否之匪人則其傷之之意可知小人得志常有不利君子之心然君子當小人將爲不利之時惟固守其正斯可以免於否葢貞者君子所恃以處乎否者也不利

作一讀謂時有不利而君子則無往而不貞匪人
桓魋欲害孔子而孔子之聖則未嘗爲所害商紂
欲害箕子而箕子之貞則明不可息大往小來此
恃消長之常數爾君子惟貞夫一以待之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乃數之常至於上下不交
而天下無邦安可委之於數忽人事而不修乎德

宗在奉天嘗引桑道茂之言而李泌言君相不當言命正恐其諉之天數而忽人事而不修也天下無邦責在君相而不在天數無邦者無綱紀文章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否泰反其類故大小之往來陰陽之柔剛君子小人之內外其辭反對不曰內健外順而曰內柔外剛者內健外順以一身之泰而言內柔外剛以小人之情狀而言聖人特借健順柔剛以形容之爾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在內而執其權君子在外而居無用之地小人之道安得不

長君子之道安得不消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人之一身上下之氣不交非人道也況天地之氣不交則其閉塞可知人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斯可辟天下不可辟之禍此儉德辟難之意不可榮以祿則以義榮可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

時乎而泰則拔茅而彙征征者進也時乎而否則拔茅而彙貞貞者正固而自守也故否泰皆以拔

茅爲喻時有否泰君子無時而不吉此聖賢所以玩否泰也若夫小人則利於否不利於泰而君子之貞則安有不吉哉蓋無貞固自守之節則終於否有貞固自守之節斯可以吉其否也志在君者貞固自守於否塞之時乃所以全其志節於事君之日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君子處否之時能包小人而容之則小人亦承君子而順之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則小

人在否而吉大人在否而亨矣然大人固在否而亨亦何嘗亂於小人之羣哉唐李鄴興監軍吐突承璀互相徼憚其後承璀非惟不中傷之且引之入相此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之義及李鄴至京師耻由官者進固稱疾不拜此不亂羣之義以此觀之君子生於否之時抑何其不幸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當否而處高位其所以爲持祿保身計者無非爲可羞可愧之行自以爲榮而不知其包藏羞愧於千萬世之下則其榮也適所以爲羞也陳子

昂作大周受命頌宋之問爲二張滌溺器當時爲之以爲榮莫甚矣由今觀之榮耶羞耶小人德不當其位與患得患失之心重顧亦何所不至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上六命亂則泰反而爲否九四有命則否反而爲泰蓋君相造命而不言命人君之命卽天之命也命出於上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之謂有命如是則舉天下之善類皆麗于祉福矣疇類也離麗也九四造命大臣與九五大德之君同心以休息天下之否則變否爲泰之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有休美之德以息天下之否此大人之所以吉深戒前日否塞之爲可憂故其亡其亡之念不容釋管仲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唐太宗謂魏證曰公不得忘鮑叔牙之爲人也葢人復病則死國復否則亡否初休息漸以致泰豈可不戒其所遺之否而生慢易之心乎當以其亡在念不一而足而固其根本必如桑之苞可以固穎圯之其址苞者叢生也如是而後天下國家爲可保商高

宗漢光武之中興葢知其亡之戒唐元宗憲宗忽之以致胡雛宦者之亂休否之吉以其位正德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極則泰上九否之極天運終矣人情厭矣物理窮則必反故否將傾而爲泰如決積水而傾之其勢甚順莫之能禦始也否極必求所以傾否之道則其先之否者乃所以致後日之喜也然否終則傾安有長久而不返乎此又聖人致戒之深意

☲☰ 離下乾上

人道尚同而閉塞之能無否乎否之者由用匪其人而至於天地亦不交同人者由一氣之同推而至於與乾行而無間此同人所以救否塞之患也天輕清上浮而火性炎上此天火以氣同也天以太陽下照人得之而為火此天之所以與人同也天之高高在上其道猶且下濟況人之生斯世其可孤立以與人異乎乾坤而下至同人大有然後其卦具離體所以明二七之火數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之道貴乎廣不貴乎狹貴乎公不貴乎私人

有求而同乎我則其同也以私而不以公至於同人于野則無所不同矣故妻孥之言多以私暱廢田夫野叟之言苟有當乎理而契乎心至於終其身而不能違是同人于野亨之義也人必苟同何險阻之不濟若夫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惡者雖是而異所比者雖非而同葢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惟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大凡剛則好異柔則尚同然柔而不得中則其與人同者安知其非私六二柔得位於下而能得中以應乎乾乾天也天人之理本同然而無間能同乎人斯能同乎天矣以卦體言之乾居上三十六策變其中爻則同乎離離居下二十四策變其中爻則同乎乾是猶二人之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其心無不同也同人之理惟其無所私則有于野之亨惟其無所異則有涉川之利同人至是則其所行與天為一矣天無心與人同而人不能異乎天同人而至是然後為同之至文明者文德著見而

不可揜文明而以健行之則其輝光盛大日新而不已中正而應者以吾心之中正應人心之中正此所以爲君子之正謂之君子正者非狥一偏之見以爲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盡天下至正之理雖極天下志慮之不同而皆有以通之斯君子所以同乎人也後世國是之說一立自以爲是而是非之說反紛然而起亦異乎乾之行與君子正者矣同人大有卦反對同人如孔孟以文明之德同人於下大有如舜禹以文明之德同人於上文明之德同而所遇之時異也他卦不申言名卦之義

惟同人之彖有曰同人同人曰之辭說者以同人
曰三字爲衍文不知君子出而與人同其義甚大
故彖特申言其義自彖曰至曰同人是一段又自
同人曰至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一段如乾坤
文言皆重複其辭葢三才有不盡之蘊故聖人必
申言以盡其義是知同人曰三字乃文言曰之類
也不可以衍文視之又六二柔得位於下推其中
正之理雖應乎天而無愧而況於人乎同人之理
以其無所求於人則有于野之亨以其無所異於
人則有涉川之利如此則非惟可以盡乎人之所

爲抑可以盡乎天之所爲矣乾行君天之所爲也知乾之所行本於至誠而不息則知天之所爲本於至公而不私文明以健合乾離二體而言之也中正而應合二五兩爻而言之也蓋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者寡矣能盡二者以同乎人然後爲君子之正君子之正即天下之志也君子盡其正理則先得人心之所同然雖不求以通天下之志而無難通之理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光下逮火氣炎上此天火所以同也天以太陽下照人得之而爲火此天與火所以同乎人也類族辨物者物物之性有不同固不强之使同君子觀天火之同於不同之中有至同者存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分其形而同其生則性遂是使人物各得其同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類族辨物乃以不同同之故曰不同之同之謂大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一陰爲卦之主諸陽皆有求比之心初九以

陽居陽以正道而居同人之始不求同於二不強同於五惟同人于門而已同人于門則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惟義所在是出門而與人同也如孔門更相稱譽而天下後世未嘗議之以其道義之同而非私也又門所以別內外入乎門則有限隔出乎門則千萬里之所從始也初居卦始心無系應出門而同乎人無往而不同矣夫不拘其應則無親疏厚薄之別出門同人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又誰咎哉初動成艮艮爲門有出門同人之象

六二同人於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三畫之卦乾七變成離離七變成乾乾離同宗宗者本其所自出也六二中正天下之所同也上下五陽皆有求比之心二徒知應五之爲同而不知推中正以通天下之志之爲同則其所同者狹矣吝有狹陋之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六二上應九五中且正也九三離體之極炎上不己欲求同乎二而不可得必欲攻五而間之故伏戎於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然五

以剛居尊而三之勢不敵二以中直相應而三之理不順雖有剛强之志猶歷三歳之久而不能興也聖人謂其伏戎而不興者以其所敵者九五以剛居尊而不可攻也至於三歳不興則行將安入哉莽在下謂居上卦之下也陵在上謂居下卦之上也小人多忌而好勝非特喜人之同乎巳見君子之道同氣合必欲排而間之葢不排其異巳者不能使人同乎巳也漢黨錮唐朋黨之禍莫不由此嗚呼極小人之情態於此爻見之離爲戈兵有戎之象自三至五凡歷三爻有三歳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遠於二一猶隔九三之墉四剛而不中必欲强六二以同乎已旣乘三之墉以陵二復恃已之剛以攻五而卒弗克攻者二遠而不可致五尊而不可敵也夫二五以中正相應而三四乃欲攘而間之於義屈矣猶以弗克攻而吉者以剛居柔旣困而知反於則也則者義命之常能安於義命猶可變凶而爲吉三四刼人以同已然人心非可刼而使之同也故二爻皆不言同人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不取君位君位不可以同人也同人之卦象人之涉世必與人同然人道多端其所同者皆出於私而不出於公故六爻以强人之同已與攻人之異已者象之五之應二位中而理直二五以中直相應而三四猶欲以私間之能無不平之心乎其先以正理爲所鬱抑則號咷以鳴其不平不平之極必至於用大師以與之爭及其旣戰則中正者勝而非理者不勝然後克其敵已者而中直始

得以相遇勢均力敵故言相克六二離體離爲甲冑戈兵九五乾體乾爲金大師之象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人之情有所同者必有所異同人之名立則愛惡相攻而吉凶生六二爲卦之主上九獨遠於二而不求以强同之故有同人于郊之象國外曰郊上九同人于郊不拘應於九三不求同於六二是同人于郊而可以無悔矣猶曰志未得者葢由同人于郊以至于野由同人于野以至於通天下然後爲得其志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不正安可以通

天下之志欲其得同人之志必盡君子之正而後可聖人於此言志未得者深有望於同人能盡君子之正也

䷍ 乾下離上

大有者同人之反而比之變也比以一陽統五陰而居尊故率土之君皆非面而朝大有以一陰宗五陽而得位故繼天之明以南面而立此比之九五所以爲顯比之君而大有六五所以爲文明之主也然比比必畜衆而後與王故先師而後比大有必與人同而物歸故先同人而後大有蓋比者創

業用武之時而大有者繼體守文之世也比之卦序當一六水數坎經綸於始故爲締創之君大有卦序當二七火數離向明而治故爲守成之主也

大有元亨

大有之卦一陰居尊而有五陽其所有者大也故曰大有大非自大也以得賢爲大也有非自有也以衆賢皆爲我有也大有之君法天體元而已故自元亨之外無他辭元亨者體元而亨也君道主仁而大有體元以宅尊其有不亨乎六五以仁守位離明當天而上下五陽皆宗之此舜禹之有天

下也陽爲大爲君子舉天下之君子皆爲所有人君於此復何爲哉守位以仁配天地大德日生而已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之六五即同人之六二然以謙柔之德得至尊之位則異乎同人之得位矣居皇極之大中則異乎同人之得中矣上下應之者以柔居尊不自有其大而天人皆應之也以剛健之德濟之以文明故能應乎天而與時偕行守位而以仁遏惡而

揚善所以體元而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大明當天之象也日暮慝作羣陰旣盛則妖禽孽狐得夜而爲之祥及天將且淸風發羣陰伏善惡類分昭然白黑之不可欺故君子於此奮乾之斷炳離之明惡者遏絕而使之不萌善者顯揚而使之不蔽如舜誅濟惡之族舉濟美之賢則惡者遏而善者信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遏惡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有剛正之才當人君有賢之時然五雖得位而與初不相應是無交於上也豈不有害聖人謂無交之害非初九之咎也愈難進愈無咎爻辭指大有初九言之者謂初九之才本非有害也特以無交爲害爾故爻皆無凶悔吝之辭以是知無交之害其害小苟合之害其害大君子知無交之害爲不害而苟合之害爲尤害則無交之害君子不害也況九四非妬賢之佐六五非棄賢之主豈終

以無交而不用哉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者無上下之交也以孔子之聖無交之害且若此況大有初九乎然孔子何嘗以無交而枉道以徇人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以大有謙柔之君而委任乎九二剛中之臣則二之責重矣必大車以載而後可大車者乾伏坤坤爲大輿厚德以載物以是副六五委任責成之意斯可以有攸往而無咎積中不敗者惟剛足以任

重而不敗惟中足以趍時而有行苟德薄力小而欲當天下之重任則必如書之負厥載詩之棄爾輔者矣其能厚積於中而不敗乎夫不度德而敗事與食焉而怠其事其咎則一故大車以載有攸往而後無咎是知人臣任君之事者必如是而後可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如晉侯定襄王其功足以亨乎天子天子命之爲侯伯之類九三剛正之賢其功足以亨于天子而

無驕僭之心若小人則弗克當此時恃功專恣適以爲害也後世小人之有功於國者不安爲臣之分如桓温之邀求九錫反以取滅亡之禍小人之害也如此聖人於九三之爻所以垂戒萬世者至矣後世小人之恃功專恣者可不戒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處盛大富有之時非謙不能保之况居多懼之地乎詩言彭彭爲盛多之貌九四居四陽之首率諸陽與之俱進以剛明之才處甚盛之地可謂彭然其盛矣然太盛者臣道之所忌必匪其彭而不居

其盛然後可以無咎九四居近君之位特立而無外交雖以初九之賢亦不與之應蓋大臣當秉至公以服天下不可徇私以害天下之公如是則雖以臣道處太盛之地而不見其盛正以其能匪其彭而明辨晳以示其不專也初九無交於大有之時則爲有害九四匪其彭於太盛之時斯能無咎易之趨時適變者如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體謙虛之德以有天下之賢以至誠感人而

孚自交以至順接物而威自肅所以吉也夫有至信以感發人之心志則不言而信尚簡易而徹者其防備則不怒而威武帝委霍光以周公之事昭烈付孔明以托孤之任至有嗣子不才君可自取之言而二臣終不負其所托焉用防之以爲備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乾之成卦變九五而六五則爲大有然乾之上九以亢極而有悔大有上九則自天祐之而吉無不利蓋六五厥孚交如所謂履信也履信於上則得乎人之助居尊用柔所謂思順也思順於上則得

乎天之助上九道尊而德貴則置之於賔師所謂尚賢也尚賢於上則得乎賢之助所以履尊極之位而無亢極之悔也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旣曰吉又曰無不利者任賢以享天下之福則舉天下無不蒙其利也凡易之理泰極必否益極必決惟大有之上以謙虛尚賢而吉故象特指大有上吉而言之或問此六五之君而繫之上九者何也蓋五爲成卦之主而上九則要其終獲福之效也

☶☷ 艮下坤上

以乾之九三變坤之六三則爲謙蓋坤本在下無

高而能降之義山之高伏於地之下高而能降豈
非謙乎大有以五陽宗一陰謙以五陰宗一陽人
君執柔居尊以有大物人臣以剛處畀而有大功
君臣兩盡其道此大有故受以謙也

謙亨君子有終

人能謙恭無往不亨謙恭出於中心之誠故始乎
如是終乎如是若夫小人驕矜自滿始以驕飾而
自欺終以滿假而取敗此謙亨惟君子能有終也
謙卦九三自坤而變故有終與坤六三爻辭旁通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之運也以氣爲主而其用在下用不下濟則獨陽無陰不能成光明之德故赫赫發乎地此下濟而光明也地之處卑以形爲主然體不執卑則以陰于陽無以致上行之用此卑而上行也故天之虧盈日月可見地之流變陵谷可見鬼神害福吉凶可見人道好惡損益可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大道虧盈而益謙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道變盈而流謙也高明鬼瞰正直神與鬼神害盈而福

謙也自後人先自下人高人道惡盈而好謙也天地人鬼皆貴乎謙所謂一謙而四益也德愈謙愈尊而光身愈卑愈不可踰所以爲君子之終也又在上而謙則如堯之克遜而光被在下而謙則如夫子之不居其聖猶日月無得而踰自古君子所以有終者謙也驕盈滿假其能有終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其形甚隱寓至高於至卑之象也禹之導山自嶓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言山勢不

絕從山而渡河也此地中有山之象君子體乾之象隱己之所長於無能之地裒人之有餘以益已之不足稱量人物之親踈小大而平其所施此謙所以爲得禮之中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昇以自牧也

初六以陰居陽謙之象也又處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之至則助者衆雖用之以濟難又吉况乎易之地乎昇以自牧者致昇以防其驕吝之習自二至四互體坎初應四有涉川之象謙與中

孚卦無坎體皆以虛而有涉川之辭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居中得正積謙德於中而發見於外所謂聲無遠而弗聞行無隱而弗彰者也故曰鳴謙中心得者出於中心之誠然而非僞爲也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善鳴故二上皆有鳴謙之象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爲卦之主上爲君所任下爲民所歸乃韜晦於众柔之中退止於三陰之下所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也豈不有終之吉乎夫以賢

陵人未有能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况功者人之所忌以功下人則人有不心悅而誠服乎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無驕吝之心雖管蔡流言不能爲之害此勞謙君子所以有終吉也坤爲众萬民之象自二至四互體坎坎爲勞卦三居坎中故有勞謙之象君子有終與卦辭不易與坤之六三爻辭亦旁通九三自坤六三變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與麾同有揮却之義六四上承謙虛之君下乘勞謙之臣亦難乎自處矣今以柔居柔體坤之順

上無自專之志下無忌賢之心君臣上下無不利之而四愈撝却謙抑以將之若無所措其身焉非事是君爲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以自固特盡事上之道得下下之宜不違乎大臣之則而已坤爲柄艮爲指自下執之有撝却之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之君謙虛挹損不居其聖故曰不富凡有典作皆歸功於臣鄰如文王治內治外之道既已並舉而歸之於先後疏附奔走禦侮之力謙冲如此

而人猶不服則利用侵伐而無不利矣夫侵伐危事也而此言利用又言無不利則其不服者固無所逃矣若夫以驕矜而用之於侵伐則喪師殄民又何利之有文王伐崇徂莒皆謙之極而征不服也寧有不利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鳴於內所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也上六鳴於外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處謙之極而人不服以是而志未得則

不平而鳴宜矣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邑國者己私之象也征邑國者克己之私也與其鳴謙而不平平物孰若以是武克而施之治己亦猶禹之伐苗而益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遂班師而敷文德自反於謙之極所以爲君子之終也

☷☳ 坤下震上

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坤卦六四之閉塞以乾陽變之則爲和乾卦九三之重剛以坤陰變之則爲中禮樂之中和出於陰陽之變化古人以聲屬陽蓋謂是也

豫利建侯行師

有大而能謙必豫豫人惟中有所得而謙順者爲能樂此豫所以次謙也豫有豫備之義有說豫之義有猶豫之義蓋事不先定何以能説説豫者易至□□□不斷則猶豫之意生故豫之一字含三義當天下說豫之時宜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故以建侯爲利行師以征不庭故以行師爲利秦旣併六國身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是不知建侯之爲備也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是不知行師之爲備也凡易五陰一陽之卦多

言行師故坤上坎下而爲師卦謙言可用行師豫言利建侯行師復言用行師比九五言王用三驅田亦師之義皆以一陽統五陰也至純坤之卦無陽以爲之統則有戰野之象古今帝王用兵其權皆出於一至春秋無義戰戰國之君糜爛其民由純陰用事而無陽以爲之主也然豫必兼建侯而言者古者天子出征以討有罪特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率諸侯之兵以征不庭建侯行師雖曰二義其實一也震上坤下有長子帥師之象卦乃爲豫而不爲師者以震爲長子出可以守社稷分土而

治故有建侯之象諸侯有土地有人民社稷兵師
卒業皆在其中此建侯行師之義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
九四一剛爲卦之主而五陰皆應之則其志行可
知矣常人之情剛應而志行則易至於拂理安能
成說豫之功惟九四之剛應志行必順理而動此
說豫之所由致也聖人復推夫豫順以動之義雖

天地之大亦不外是而況建侯行師乎建侯以統衆行師以禁暴自有國言之則爲甚大自天地言之抑猶有大於此者天地以順動亘古窮今而無所息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而未嘗有毫釐之過寒往則暑來暑徃則寒來而未嘗有晷刻之差故乾之行始於坎歷艮震而左旋坤之行始於離歷巽兌而右轉日月會于牽牛之初萬物始終乎艮是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者然也日月不過則分至啟閉各得其序弦望晦朔不差其度是四時不忒者然也震東方之卦主仁坤爲衆爲順

聖人體天地順動以仁爲本順而施之故法設而不用刑措而不犯斯民皆循理而行則刑罰清簡而其心服矣豫之時義大矣哉者豫之順動止於一時而推廣其理則舉天地聖人不能違故以大矣哉贊之易凡言大矣哉皆贊美不盡之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所以宣布天地生物之和聖人作樂所以象祖宗澤及生民之意古者作樂以象德故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此言

上帝祖考而不及地示者舉天神則地示不言可知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曰禘有樂而嘗無樂以見先王之作樂無非因雷聲之發收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以陰居陽處豫之時而以不正行之是不以順動也不以順動特恃九四之應拂理而行之凶可知矣初六以陰居下不待九四之唱反欲以陰唱陽自下唱上動輒逆理如此四不之應則志窮而凶不亦宜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九四一陽爲卦之主五陰皆有求應之心惟六二中正有守上不爲六三盱豫之悔下不爲初六鳴豫之凶處二爻凶悔之閒不諂不瀆介然如石之不移非見幾之明者能如是乎其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由能處靜以觀動也故曰貞吉貞固以守中正之理安有不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初六與九四本有正應但其動不順理九四且不

之應況於六三不中不正本無應於四而睢盱以
覗之以求其應乎盱者不正而上覗之貌遲者遲
疑有待而不決之意六三不中不正求昵乎四是
以有悔既知其有悔猶遲疑而不退能無重悔乎
原其致悔之由不當其位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九四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託豫之功皆由巳
致此大有得之象也人臣忌太盛其心豈能無疑
哉當去其自疑之心總合羣材以翊戴其上盍簪

所以總髮冠所所以恃爲囟人主之於天下猶首之有冠冕也九四總合衆陰以載其上故有盍簪之象若成王幼冲天下所由以豫者周公也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公獨以身任之不疑而成王亦終不疑周公故能大得志而行道於天下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陰柔於上九四剛介於下貞疾之象然美疢鴆毒不可有貞疾良藥不可無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

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六五陰柔耽於逸豫有一誶臣以貞爲疾非五之病乃五之福也蓋中者大本也其本不亡則壽考而不喪震爲反生故曰不死唐玄宗寧用韓休之直瘠已以肥天下貞疾不死之驗也及罷九齡相林甫而天寶之亂乃生於宴安酖毒之餘則有天下國家者其可無貞疾之臣哉豫卦六五六二不言豫者六二中正之臣常以逸豫戒其君如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所以致說豫之功者由見幾於始所以敗說豫之

功者由昏冥於終上六陰晦處豫之極而冥豫之習成人君養尊公卿養侯昏冥日甚恬不自覺此風既成則天下之亂當自是始惟知變其昏冥之習斯可無咎苟昏冥於上而不知變何可長哉

䷐ 震下兌上

邵康節曰否將極處必成隨否上九之剛來而隨二陰於內初六之柔往而隨二陽於外二三得初之剛而隨以動四五得上之柔而隨以說六爻莫不各有所隨要皆以正而吉隨以震兌成卦春爲陽中雷始發聲秋爲陰中雷始收聲雷聲之收發

皆得乎陰陽之中君子之隨時必盡時中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之大亨必利乎貞然後無咎故不盡時中之義則不足以爲正故隨之爲義有隨乎人者有爲人所隨者要皆不可以不正聖人隨天下之時而天下皆說隨之堯舜隨時而揖遜湯武隨時而征伐伊周隨時而致君孔孟隨時而說教無非時中之義使處湯武之時而欲爲堯舜之揖遜處伊周之時而欲爲孔孟之設教可謂之正而免於咎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否卦上九之剛來而下二三之柔則變否塞之患爲說隨之功此所以動而必說說而必隨也夫天下之所以隨時者隨其時之中也聖人之動無非中故天下隨之蓋時無常是以中爲是聖人動得其中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故時所當隨天下莫不說隨天下人心雖不同而所以隨時則無不同小而言之出作入息春耕秋斂大而言之質文迭變禮樂因革無非時也聖人第因其時而動以先之故天下莫不說隨之矣非隨聖人之時也隨

天下之時也聖人卽不免於隨天下之時天下寧有不隨聖人之時乎隨時之義大矣哉有賛明不盡之意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人皆知動之爲隨時而不知成動之終始者皆本於靜雷之於歲事也盡一歲發生之功而後養於澤養於澤者所以致來歲之用君子之行事也亦然窮一日之功業而後嚮晦入宴息嚮晦宴息所以致來日之用葢靜而息所以養其動也其息也安則其動也利自處者厚則其及物者博此周公

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夫身者道德之宅精神者一身之本君子以道德爲巳任而動息寢處者庸可失其時哉夫人之戕賊其身勞弊其精神者皆在於嚮晦入宴息之後故終日乾乾至夕猶惕嚮晦宴息身其有不安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之剛自否上九來下乎柔故變否塞而爲說隨是得隨時知變之義矣蓋天下之時無窮而變亦與之無窮苟昵於比巳之陰拘於九四之應則

溺於私而失隨時之正夫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卦雖有三陽君子當知其所擇官主也渝變也必變其所主而不拘於九四之應出門而交則有隨時之功自二至四互體艮艮爲門出艮之門上交乎五之象也夫變其所主若非正也乃以從正而吉上交乎五似有失也然出門交有功則實不失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時無常是以中爲是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六爻之間隨之者吉

違之者凶以道之所存也六二有應於五當隨時之際設非其應猶當擇義以從之況欲捨九五之正應而下比於暱近之初九乎初九陽明知擇義適變故聖人與之以官有渝乃爲從正而吉六二陰晦聖人慮其不知擇義而昵比於私故以係小子失丈夫戒之蓋隨必以正苟有所係則溺於私而失其正況從正則遠邪從非則違是邪正是非無兩立之理苟係情於初九之小子則失應於九五之丈夫矣故言其弗兼與而使之知所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六二近比初九之陽而不隨九五中正之君是係小子而失丈夫也六三係九五之丈夫而失初九之小子故於隨時有求而得猶必貞固以守然後其志不惑而能舍下以從上聖人於六二六三兩爻以丈夫小子互言之欲其知所擇也他卦六三不中正而凶在隨則取其性陽明能知所擇故與之以有求而得居貞而利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爲隨時之主而九四有獲於下雖貞亦凶况不貞乎必推誠以交孚于五使君不我疑而我之所施爲皆在乎道以明乎巳之不専然後可以免咎恭隨有獲於義爲凶惟推誠存道以明其所獲之功皆爲君而不爲巳使上下曉然知其無所私則何咎之有哉周公制禮作樂退而就曲阜之封伊尹告歸而陳戒于德皆明其功之不爲巳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而不拘於六二之應惟有嘉德之賢斯與之交孚而無間則吉

矣位正中也如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之義位猶
居也故堯舜之揖遜則有皐夔稷契之臣湯武之
征伐則有伊呂周召之佐人君惟推誠以交孚于
嘉德之賢而無私昵之心則隨時之功成矣但處
以正中之理則得隨時之義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
上窮也

文王得隨時之義能以剛下柔故民心說隨之紂
之失其民久矣慮文王得民心而拘之羑里然拘
係之愈急而民心愛戴愈深是拘係之乃從維之

也文王反用此以亨于西山岐山在西上體兌兌正西故曰西山紂之拘係文王其處上而窮可知矣

☶☴ 巽下艮上

邵康節曰泰若甚時須至蠱以泰初上兩爻相易則泰變而爲蠱故泰之極猶未至於否也一變而爲蠱再變而爲漸三變而爲否矣則處泰亨之時可不豫防夫蠱壞之萌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皿之蟲爲蠱穀飛爲蠱女惑男風落山皆爲蠱夫

皿受蟲而壞穀化蟲而飛少男爲長女所惑艮木
爲巽風所撼非蠱壞之象乎然亂極則治弊極則
新天下之治如環無端除亂補弊則蠱極之中有
元亨之理安可坐視而不恤必涉險履危以救之
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甲甲者事之始先甲三日
自癸逆數而至辛辛者取其有作新之意後甲三
日自乙順數而至丁丁者取其有丁寧之意況蠱
爲事之壞而有事於營爲則先甲令之三日而示
作新之意於先後甲令之三日而示丁寧之意於
後甲屬木木主仁方有事之始而播令申於下可

不以仁爲之本乎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上而柔下指卦變而言巽而止指致蠱而言元亨而天下治此飾蠱之道也利涉大川此有爲之時也先甲後甲此有爲之令也夫蠱自泰變泰通之極欲反而爲否蹇初九之剛往于上則變坤爲艮上六之柔來于下則變乾而爲巽坤變爲艮則自西南而之東非變西南之平夷爲東北之險阻

此數所以入乎蹇乾變爲巽則自西北而之東南則陽之極變而爲陰之生則向之泰通者寧不爲日後蠱壞之端哉故曰蠱剛上而柔下此巽而止者乃致蠱之由也夫人君巽而止則優柔不斷而不復有爲人臣巽而止則玩歲愒日而不知有爲天下巽而止則風俗頹弊而不能有爲此蠱壞之形萠於泰亨之盛時駸駸日入於其中而不自知則巽而止之一言有國有家者可不以是爲戒乎故剛上而柔下者蠱之體巽而止者蠱之由成卦有體致蠱有由則餙是蠱者豈無其道哉此所以

繼之以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者仁也亨者通也君無以仁乎民則鰥寡憔悴何自而拯救上無以通乎下則疾苦鬱抑何自而能伸當大壞極弊之時仁政既行下情既通雖否猶可以爲泰况蠱壞之後不可復治乎利涉大川往有事者將享天下之大利其初必涉天下之大害將履天下之至安其初必涉天下之至危蠱也者乃君子有爲之時而非無事之日也必當涉大難以求濟若處之以無事則宴安苟且始於蠱而終於否安能有涉乎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則不獘而

治今日之事事蠱壞由前日不事事以致之將欲救時之弊必涉大害犯至危往而有所從事於飾蠱之道則蔑不濟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故蠱非創始也事至於蠱事之終也苟飾其蠱以作新於先甲之三日而丁寧於後甲之三日故曰終則有始夫終則有始非人爲使然蓋天有十日運行旋轉如環無端纔至於終又始於甲天之運行猶且如是況蠱弊之後而不知作新丁寧之意乎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彭帝錫易歌曰木落風吹子又生子承父弊蠱因名木落風吹有蠱之象飭其蠱而作新之則予有復生之理振其民而使之作新育其德而使之成就非大有所施爲拯救則無以變蠱壞之習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夫一洪水之變聖人所以振作其民且如此況於俗亂失世敗壞而不有以振作涵養之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自泰變乾爲父坤爲母今變而爲蠱以象父毋敗壞於前爲人子者必當幹其蠱弊使壞者復全敗者復起斯可謂有子矣既有幹蠱之子則親不陷於不義而考可以無咎然改父之道始若危厲要其終而言之則安有不善者哉故吉夫弊者欲修蠹者欲去以迹觀之疑若不順於父而意則承父也書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意承考者改前人之不善而置之於無過之地是乃厥考之心也祭義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願然曰幸哉有子如

此所謂孝也已彭曰蔡侯善掩前人過正謂此也巽伏震震爲長子有子之象父往而居上子繼父位有考之象蠱巽宮歸魂之卦有子承考之象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彭曰七子能安母氏情此幹母之善也九二以陽應陰故言幹母之蠱陰柔之性安於無事而惡於有爲是蠱壞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惟巽而入之以善道則不害義不傷恩而得剛中之道矣夫貞固足以幹事而九二不可貞者懼其剛而過也剛而過豈幹母之道哉呂后王諸呂武后廢中宗陳平

狄仁傑未嘗面折廷爭所謂不可貞者也而安劉氏者平也復廬陵王者仁傑也非幹母不可貞之義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初六九三幹父之蠱則一然或終吉或有悔者初六巽順而承意九三過剛以責善從道而不從君從義而不從命豈能無小悔哉然不至於大咎者以迹而言始若過剛以心而言終亦何咎匡章得罪於父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其設心以爲不若是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爲子之道與其柔而裕父寧以剛而幹父𡗝以剛幹父始雖有悔終能寘其父於無過之地以柔裕父適以增長其失而陷父於不義故戒之以往必見吝往猶言增長之也往未得者幹蠱可也增其過不可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用譽承以德也

蠱不取君位君位不可蠱也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何謂成親子曰君子人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

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豈非幹父用譽之道乎蓋父有過而子有德則子之德足以顯其親舜有瞽禹有鯀其惡彰矣然舜禹以大德受命聲名洋溢乎天下而天下不罪瞽鯀之惡皆頌舜禹之德非用譽承以德之義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當蠱壞之極知風俗之頹弊非一日所能振起故處無位之地而高不事之心此制行矯俗如伯夷叔齊聞其風者百世爲之興起若無意於幹

蠱而實有補於風敎故聖人高其節而謂其志可
則五爲王四承之三爲侯二承之上九居五爻之
上獨無所承故有不事王侯之象

䷒ 兌下坤上

四陽五陽之卦其勢足以臨人矣而不謂之臨今
二陽在內反謂之臨者剛長之勢未有艾也故有
臨人之實此聖人設卦之意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爲臨其勢日伸大者之亨以其正也然至于
八月有凶其消亦不久則有臨人之勢者其可恃

哉八月者自一陽之長至於二陰之生其數纔八月爾復言七日所以幸陽來之速臨言八月所以冀陽消之遲亦進陽退陰之意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而長則有臨人之勢說而順則無所拂乎人之心剛得中則人心無不應矣大者曰亨以其正也足以見天之道矣然大亨以正雖天道之當然而八月有凶亦天數之不久則處臨人之時者當倘消息盈虛而不失其正則超乎數而不囿乎數而

與天爲一矣蓋數雖有消長之殊而天之所以爲天亘古窮今而不泯易於臨之彖言天之道深有望於臨人之君子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者隄岸之象也隄岸所以臨乎澤高而不厚則有潰裂四出之憂厚而能容則有藏疾納汙之量君子觀象則略有盡之勢而思無窮之教晉有堯之遺風齊魯有聖賢之化教思無窮之效於此可見教思無窮則仁聲之入人也深容保民無疆則仁政之覆天下也大易不以天澤爲臨而

以地澤爲臨其義葢取諸此敎思無窮者要之於勢位不行之日然後知君子之所以敎雖八月有凶奚患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盡正道於臨人之始旣足以感動乎人心故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其志一於行正豈不足以盡臨人之義乎又當臨人之時而無心於感人雖有臨人之勢處之若無其志一於行正所以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四陰在上二陽在下陰盛足以勝陽而陽長亦足

以制險而君子未嘗恃其有日伸之勢以與之角一以無心感之所以吉無不利也無不利者非惟君子之利而小人亦無不蒙其利小人雖未順乎君子之命而君子未嘗有忿疾之心以此見君子處心之仁也又初九盡至正之道以感人心九二剛中六五相應又有以感乎君之心故爻皆曰咸臨六五知臨之君不徧物以爲知而急親賢之爲務九二雖見信於君不阿意以求容故事必求其當言必獻其可而未順乎君之命所以吉而無不利者由其從道而不從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據二陽之上知其勢浸長而以其言說之是知憂其類之無所容也既憂之則知變矣苟不知變則咎豈不長哉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臨之上卦三爻皆柔蓋臨人以簡不以煩以寛不以異六四以陰居陰而得其正所以爲臨人之至故以此臨下則一出於至厚以此處巳則一出於至正能如是則可以無咎而其位當矣六四至臨

與坤元稱至畧同葢六四坤體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此君人之道也古之聖人威加四海而屈於其下知兼天下而聽於其臣故遠者效其謀近者通厥聰以此臨下何知如之葢知者無不知而其所以無不知者不徧物以爲知而急親賢之爲務也二陽有臨人之實德而五能任之所以爲知臨也使其察察以爲明規規以臨下豈大君之宜哉行中者不過乎察而行之以中也事得其宜莫過乎中大君者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也坤伏乾乾爲君六五體柔而應乎剛所以爲大君之宜得爲君之宜則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下闕